

中高年级小学生榜样偏好的现状及优化策略研究

——以武汉市J小学为例

罗永娜*, 徐璐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4日

摘要

榜样作为影响小学生价值观与行为的重要外在因素, 其偏好特征对小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以访谈法对武汉市J小学的中高年级学生榜样偏好现状进行实证调查, 利用扎根编码理论分析得出学生榜样偏好呈现以下特征: 榜样偏好的类型多样化; 榜样偏好的了解途径具有传统性; 榜样偏好的价值取向积极; 榜样偏好的认知取向具有矛盾性; 榜样偏好的情感取向具有表面性; 对榜样的学习存在知行脱节现象。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 构建多元类型榜样资源库; 打造线下体验与线上延伸的融合传播矩阵; 实施“知-情-意-行”四阶教学策略; 搭建“从知到行”的脚手架; 搭建家校榜样对话平台等改进建议。

关键词

中高年级, 小学生, 榜样, 榜样偏好

A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Role Model Preferences among Upper and Middle Grad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 Case Study of J Primary School in Wuhan

Yongna Luo*, Lu Xu

School of Education, Jiangn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罗永娜, 徐璐. 中高年级小学生榜样偏好的现状及优化策略研究[J]. 教育进展, 2026, 16(8): 1282-1290.
DOI: 10.12677/ae.2026.1681756

Received: July 15, 2026; accepted: August 17, 2026; published: August 24, 2026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 influencing the values and behavior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role models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ir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their preference characteristic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This study employs interview methods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urrent status of role model preferences among middle and upper grade students at J Primary School in Wuhan. Using grounded coding theory for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students' role model preferences exhibit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diversified types of role model preferences; traditional channels for understanding role models; positive value orientation in role model preferences; contradictory cognitive orientation in role model preferences; superficial emotional orientation in role model preferences; and a disconnect betwee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learning from role model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establishing a multi-type role model resource database; creating an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matrix combining offline experiences with online extension; implementing a four-stage teaching strategy of "knowledge-emotion-will-action"; constructing scaffolding from knowledge to action; and building a home-school dialogue platform for role models.

Keywords

Middle and Upper Grades,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Role Models, Role Model Preferenc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榜样教育是小学阶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其核心在于通过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学生可观察、可模仿的行为范型。小学中高年级学生正处于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中从具体运算阶段向形式运算阶段过渡的关键期,其思维虽已具备初步的逻辑性,但在面对抽象品质与复杂行为动机时,仍依赖具体情境与外部参照,尚未形成稳定的内在价值判断体系[1]。所以了解中高年级学生的榜样偏好,加强对榜样偏好的引导,对学生品德养成、习惯培养、行为塑造、价值观的培养以及保障身心健康成长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已有学者对榜样的分类、特征、影响和价值,以及榜样教育的现状和有效性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比如王苗苗根据榜样的作用不同,将榜样划分为典型型、示范型、样板型榜样[2]。杨婷博士在对榜样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榜样具有时代性、权威性、亲近性、感染性以及可学性这五个特征[3]。学者张茹粉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将榜样教育视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法宝[4]。张国峰,谢晓丽围绕榜样教育的具体实践提出,在教育过程中要发挥各个要素的协同育人策略[5]。

现有研究多从教育者立场出发,侧重于探讨“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榜样”“榜样教育应如何实施”等应然层面的问题,而较少从学习者视角系统考察“学生实际上偏好什么样的榜样”“学生如何认知和理解榜样”“榜样偏好呈现何种规律与特征”等实然层面的问题。尤其是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其正处于认

知发展与道德社会化的关键过渡期，其榜样偏好的形成机制、内在结构与影响因素具有独特的阶段性特征，但已有研究对此关注不足。所以，本研究聚焦于小学中高年级学生的榜样偏好现象，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一手资料，系统考察其在榜样偏好类型、了解途径、价值取向、认知特征、情感体验及行为转化等维度的现实样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建议，以期优化小学榜样教育的实践路径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了访谈法，重点在于利用扎根编码理论分析访谈信息。扎根理论方法论推动质性研究范式超越描述性研究，进入到解释性理论框架的领域[6]。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武汉市 J 小学中高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该校为武汉市城区一所公办全日制完全小学，办学规模为六个年级共 52 个教学班，生源主要来源于周边划片社区，学生家庭背景涵盖工薪阶层、普通白领及少量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整体上代表了城区普通公立小学的典型生态。

2.3. 数据搜集方法与过程

第一阶段，设计访谈提纲。笔者选择的工具为 STAR 访谈提纲表。STAR 访谈提纲表是“行为事件访谈中常用的一项访谈辅助工具” [7]。采用这一访谈工具能更好地了解受访者的一些具体行为和想法。基于 STAR 原则的小学生榜样偏好的访谈提纲表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terview outline table based on the STAR principle
表 1. 基于 STAR 原则的访谈提纲表

情境(Situation)	任务(Task)	行动(Action)	结果(Result)
通过什么渠道了解榜样	看重榜样的哪些价值特质	喜欢什么类型的榜样	对榜样的认同如何
对榜样行为留下深刻印象的具体情境是什么	对待榜样的态度如何	如何模仿榜样行为	榜样对实际行动的影响
.....			

在第二阶段，综合前一阶段搜集的数据，选取合适的对象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半结构访谈是一种“目的在于获得被采访者的生活世界的描述、以解释所描述现象的意义”的访谈类型。访谈阶段笔者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依据小学学段特征，将三、四年级划定为中年级组，五、六年级划定为高年级组，以此构成两个独立的抽样层。随后，在这两个层内各随机抽取 10 名学生，共计 20 名学生进行访谈，通过面对面访谈，对调查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平均每人访谈时间约为 60 分钟，最终选择了 10 名小学生作为正式样本(其中中年级 5 名，高年级 5 名)，并对样本编号为 A 至 J。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对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以保证访谈内容的相对完整。

2.4. 扎根编码分析过程

本研究根据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收集到的 10 份访谈资料进行自上而下的三级编码，具体编码过程如下。

开放式编码

笔者对原始访谈数据进行逐步分析，提取了与榜样相关的概念、关键词和短语，如“英雄模范”“杰出人物”“身边熟人”“虚拟人物”“明星”等。这些初步代码为后续的编码提供了基础。

1) 轴心式编码

对初步代码进行进一步的归类和整合，形成了更高层次的概念和范畴。根据小学生榜样偏好的特点，形成了“榜样偏好的类型”“榜样偏好的价值取向”“榜样偏好的认知取向”“榜样偏好的情感取向”等核心范畴。每个范畴下都有相应的子范畴和次级代码。

2) 选择性编码

在轴心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核心概念和范畴。最终梳理构建出小学生榜样偏好现状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将整合各个类别的关系，揭示其榜样偏好现象的本质和内在逻辑。

2.5. 编码成果展示

部分核心概念和范畴的详细编码成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e coding results for some core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表 2. 部分核心概念和范畴的详细编码成果一览表

访谈资料中的原始语句	概念化	范畴化
“我的榜样是袁隆平爷爷，他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他的杂交水稻让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让我们远离饥饿。”	英雄模范(a11)	榜样偏好的类型 (A1)
“我的榜样是我的班长，他就像一个小太阳，不仅学习好，还总是乐于帮助我们，我也要像他一样，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和好帮手。”	身边熟人(a12)	
“我的榜样是我的好朋友，我是在与他相处的时候了解他的。”	日常生活(b21)	榜样偏好的了解途径(B2)
“学校宣传栏里贴着好多优秀学长学姐的照片和故事，我特别佩服他们。”	学校教育渠道(b22)	
“我在手机上看到了好多消防员叔叔的视频，他们真的好勇敢。”	新媒体(b23)	
“我最佩服我榜样的是他那种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坚持不懈学习的劲头。”	努力学习(c31)	榜样偏好的价值取向(C3)
“我的榜样就像超人一样，不管遇到什么难题，他都不会哭，也不会说放弃。”	意志坚强(c32)	
“我觉得榜样就是我学习的目标，我要向他看齐。”	榜样与自我关系(d41)	榜样偏好的认知取向(D4)
“我觉得榜样就是像雷锋叔叔那样，有很好的品质还能起到带头作用的人。”	榜样内涵(d42)	
“当我和别人说起我心目中的榜样时我很自豪。”	积极(e51)	榜样偏好的情感取向(E5)
“向榜样学习就要更严格的要求自己，有时候这样会很累。”	消极(e52)	
“我会主动帮助在学习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学。”	主动践行(f61)	榜样偏好的行为取向(F6)
“有老师和家长的监督，我更容易向榜样学习。”	被动践行(f62)	
“我有时候会因为想要得到小红花才去做一些事情。”	功利取向(f63)	

3. 小学生榜样偏好现状

3.1. 小学生榜样偏好的类型多样化

通过调查发现,小学生榜样偏好的类型由高到低分别是:身边熟人、英雄典范、杰出人物、明星、虚拟人物、其他。其中,身边熟人的偏好比例最高,超过半数的学生将身边熟人纳入榜样范畴,这表明学生倾向于将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并有交往的人视为榜样。位居第二的是英雄典范,也有近半数学生将此类人物作为榜样,显示出传统英雄典范在学生心中仍占有一席之地。此外,将明星视作榜样的学生也占有相当比例。

学生榜样偏好并非局限于单一类型,往往因为不同动机选择不同类型的榜样。当问到“你喜欢的榜样是谁?为什么?”时,有学生回答“我的姐姐是我的榜样,因为她学习很优秀,做事很认真,爸爸妈妈经常夸奖她,我也想向她学习。”出于家长、老师或同学认可等近景性动机,学生倾向于选择生活中被认可的人物作为榜样,期望获得相似的认可。还有的回答“我的榜样是张桂梅老师,我很佩服她。因为我的理想一直都是成为一名老师,在听了她的故事后我更加坚定了我的理想,我要以她为榜样,成为她那样伟大而又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可见,个人理想也是影响榜样偏好的重要因素,出于实现特定理想的远景性动机,学生常选择理想领域中的杰出人物作为榜样,将其作为长期目标和努力方向。鉴于学生的学习动机多样,根据不同需求选择不同榜样成为常态。

3.2. 小学生榜样偏好的了解途径具有传统性

调查显示,学生接触榜样人物的主要途径集中于日常生活实践、课堂讲授、教科书内容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传媒形式。可见,学生认知榜样的初始渠道具有明显的传统性特征。在具体运用上,学校主要依托课堂讲授、升旗仪式讲话、板报宣传等传统方式推广榜样事迹,而对微信公众号、班级群、官方网站等数字平台的应用相对有限。总体而言,该校榜样教育呈现出“线下传统载体为主、线上数字媒介为辅”的传播特征。

究其原因,这与学校德育强调“近身性”与“代入感”的教育理念密切相关。受访学生提到:“老师告诉我们要向身边的同学学习,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取长补短。”这一理念直接影响了学校传播载体的选择取向,教师倾向于将优秀学生的照片和事迹张贴在教室走廊的板报上,或通过课间广播进行表扬,旨在将抽象的榜样教育具象化为学生日常可视、可感的“身边人”,从而在物理空间上营造浓郁的同伴激励氛围。

3.3. 小学生榜样偏好的价值取向积极

学生普遍偏好那些展现出努力学习、意志坚强、勇于面对困难、自信以及乐于助人等品质的榜样。受访学生I明确将“坚持不懈学习的劲头”视为最值得佩服的品质,学生以“不管遇到什么难题,他都不会哭,也不会说放弃”来描述心目中榜样的可贵之处。亦有学生将班长比作“小太阳,不仅学习好,还总是乐于帮助我们”,并表达了“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和好帮手”的愿望。这些结果表明,学生对榜样的品质偏好与情感态度均呈现出积极乐观的特征,且与社会主流价值观高度契合——勤奋、坚韧、友善等品质正是学校教育与社会倡导的核心价值。学生对榜样的偏好既是其内在成长需求的自然流露,也反映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经由教育渠道对其个体价值观的持续塑造。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对于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自我认同的确立以及亲社会行为的养成均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小学中高年级学生正处于从他律向自律的过渡期[1],其道德判断逐渐从对权威的单向服从转向对人际和谐与社会规范的主动认同[8]。学生将班长视为“小太阳”并认同其乐于助人的品质,表明其道德认

知已超越单纯的行为服从层面,进入了以人际协调为核心取向的阶段——即科尔伯格所称的“好孩子定向”阶段。在此阶段,个体倾向于依据社会所认可的行为标准来界定“好”与“坏”,勤奋、坚韧、友善等品质之所以成为学生偏好的核心,正因其承载了家庭、学校与社会所共同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理念,与学生在此认知发展阶段对亲社会行为的主动趋同形成共振。

3.4. 小学生榜样偏好的认知取向具有矛盾性

学生能够较为清晰地识别榜样的内涵和特点。然而,对于模仿榜样的具体行为,学生的认知表现出明显的模糊性。受访学生普遍认为榜样是“像雷锋叔叔那样,有很好的品质还能起到带头作用的人”,亦有学生将其定位为“学习的目标”,表明多数学生对榜样的概念性理解已达至稳定的抽象概括水平。然而,当追问至“如何向榜样学习”这一操作层面时,学生的认知则呈现出明显的模糊性。受访学生坦言:“向榜样学习就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这表明学生将模仿行为主要理解为“自我约束”而非内在驱动的成长实践,缺乏清晰的行动路径。此种“概念清晰”与“操作模糊”并存的状态,构成了认知取向上的矛盾。

小学中高年级学生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向形式运算阶段的过渡期[9],其思维虽已具备一定的逻辑分类能力,能够完成对“榜样”概念的概括,但在涉及自我行为调控与目标分解等元认知任务时,仍受限于具体情境与外部参照。所以,榜样教育需在概念传递之外,要着重为学生提供行为转化的具体策略与操作性引导。

3.5. 小学生榜样偏好的情感取向具有表面性

小学生对榜样的情感偏好整体呈现积极态势,多数学生能够表达对榜样的喜爱、敬佩等正面情感。然而,这种情感体验在深度与持久性上均显不足,具有明显的表面性特征。一是情感体验时间短暂,消退迅速。多位受访学生承认,对榜样的敬佩情感往往随时间的推移而淡化,难以沉淀为持久的情感联结。学生表示:“我觉得他跑步特别快,在学校运动会上看到他冲线的那一刻我特别崇拜他,但后来也没怎么想了。”学生的榜样情感多由即时性的外部事件或场景触发,事件过后情感便随之减弱。二是情感体验程度较浅,缺乏认知深度。多数学生能够陈述其“被感动”的事实,却难以对感动的具体缘由与内在逻辑加以阐释。受访学生谈到对某位榜样的感受时说:“就是觉得很佩服,看到他的故事的时候心里很激动。”当进一步追问“具体是哪一点让你最感动”时,该生仅回答“就是觉得他很厉害”。学生对于榜样情感的描述多停留在笼统的“厉害”“伟大”等泛化词汇上,难以锚定到具体品质或事件层面,显示出其情感反应尚缺乏充分的认知基础作为支撑。

学生对榜样的理解和感受往往停留在外在表现和表面特征上,缺乏深入思考和内在认知。他们对榜样的情感偏好受到周围环境和同伴影响较大,会受到社会认可和群体压力的影响,而非真正内化和理解榜样的品质和行为。另外,小学生的情感偏好还会受到瞬间情绪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容易受到新奇、流行或短期刺激的影响,导致情感偏好缺乏深度和持久性。

3.6. 小学生对榜样的学习存在知行脱节现象

学生对榜样的学习普遍存在知行脱节现象,即在认知层面对榜样的积极品质表示认同,但在行为层面却难以将这种认同有效转化为持续的行动。在访谈中,当被问及“你是否会将学习到的榜样优点实践在行动中的”时,多数受访学生表达了强烈的模仿意愿。然而,当追问具体行为转化时,学生的回答则呈现出明显的落差。只有少部分学生表示会主动践行榜样行为,大部分学生则坦言“有时候想到了会去做,但经常忘记,需要别人提醒”、“有老师和家长的监督,我更容易向榜样学习”或是“会因为想要得

到小红花才去做一些事情”。这表明学生虽在认知层面认同榜样的品质并具有模仿意向,但在从“知”到“行”的转化过程中存在明显障碍。

班杜拉指出,观察学习包含注意、保持、产出与动机四个环节[10]。学生能够关注榜样品质并将其保持于认知中,说明前两个环节已完成。然而,从“保持”到“产出”的转化,涉及将符号表征转化为实际操作的能力,这一过程需要个体具备相应的自我效能感与行为调节能力。小学中高年级学生由于元认知与自我调控能力尚在发展之中,面对将榜样品质转化为具体行为序列的任务时,往往难以独立完成从目标设定到行为执行再到自我强化的完整闭环。因此,其榜样学习多停留在认知认同层面,行为转化率较低。榜样教育不应止于榜样事迹的呈现与品质的倡导,还需为学生搭建从“知”到“行”的支架,帮助学生实现从认知认同到行为自觉的实质性跨越。

4. 小学生榜样教育优化策略

4.1. 构建多元类型榜样资源库

在榜样教育过程中,选择和树立榜样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在新时代,更应该注重赋予榜样教育人文情怀,使其兼具理性和感性以激发学生的自觉追求。学校可建立“班级-年级-校级”三级榜样发现机制,每学期由学生自主推荐身边的“小榜样”,推荐维度涵盖学习坚持、助人为乐、责任担当、进步显著等多个方面,使榜样的选择真正反映学生的价值认同而非教师的单向指定。在此基础上,开发“榜样故事双线读本”,将教材中的英雄模范事迹与学生身边的真实案例并置编排,同一主题下既呈现时代楷模的宏大叙事,亦呈现同班同学的日常实践。通过对比阅读,引导学生理解榜样精神的连续性与普遍性,使榜样教育在崇高性与可及性之间达成平衡。

4.2. 打造线下体验与线上延伸的融合传播矩阵

为提升小学生的榜样教育效果,需统筹校园文化、数字媒介与实践体验等多元载体,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网络。学校应在保留物理宣传栏、校园广播等传统载体优势的同时,积极拓展数字传播渠道。可利用微信公众号或班级群定期推送“每周榜样”短视频,时长控制在一至两分钟,内容涵盖学生自述、同伴推荐、教师点评等多元视角,使榜样事迹突破校园物理边界,延伸至家庭场景。可策划“我身边的榜样”系列微视频,由学生自主采访、拍摄并剪辑,发布前由教师审核把关。此外,学校还可在官方网站或教育类小程序上搭建“榜样云展厅”,设置留言互动功能,鼓励学生围绕榜样事迹发表观点、提出问题,以增强其对榜样信息的深度加工。

4.3. 实施“知-情-意-行”四阶教学策略

榜样教育能否,从认知认同走向行为自觉,关键在于学习者是否完成了从价值感知到行动图式的认知转化。基于此,教师需要在教学层面构建一套从认知输入到行为输出的完整转化机制。在认知层面,教师可设计“榜样行为解码”讨论课,呈现榜样事迹后引导学生进行三步讨论:他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我可以在哪些具体情境中尝试这样做?通过将榜样行为分解为可迁移的行动步骤,帮助学生建立从概念理解到行动规划的认知桥梁。在情感层面,可开展“假如我是他”深度访谈角色扮演活动,学生分组扮演记者与榜样人物,通过模拟访谈深入探讨榜样行为背后的动机、面临的困难及内心的挣扎,使情感体验从“他做了什么”的表面信息走向“他为什么能做到”的深层理解。教师还应开发“榜样行为转化工作纸”,包含“我钦佩的榜样品质是什么”“在哪些生活场景中我可以展现这一品质”“具体可以怎么做”“完成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四个递进式栏目,与微目标打卡制度联动使用。在班会课中设置“行为转化情境演练”环节,呈现贴近学生生活的具体情境,引导学生讨论“如果是你的榜样,他会怎么做”

“你可以怎么做”，将榜样学习从抽象品质层面落实为具体情境中的行动选择。

4.4. 搭建“从知到行”的脚手架

学生对榜样的学习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中，以榜样为目标，实现个体的行为的正向改变。榜样教育不必成为一个单独的课题，而是将其嵌入到日常的生活学习当中，以生活化、日常化的形式让学生自觉向榜样学习，以榜样为引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比如推行“榜样行为微目标”打卡制度，教师引导学生基于自己钦佩的榜样品质，每周设定一个可操作的“微目标”，例如“本周每天主动帮助一位同学”或“本周上课至少举手发言三次”，将抽象的学习口号转化为微小而确切的行动。每周班会课安排五分钟的“微目标回顾”，由学生自主分享执行体验，教师不做道德评判，只做积极反馈。同时设计“从知道到做到”自我监控单，包含“我佩服榜样的哪一点”“我今天做了什么”“明天我还想做什么”三个栏目，作为学生自我对话的载体。此外，可尝试“同伴观察员”轮换制，每周由两名学生担任观察员，发现并记录班级中践行榜样品质的具体行为，在班会课上以积极口吻分享，将“被监督”的外部控制感转化为“被看见”的内在价值感。

4.5. 搭建家校榜样对话平台

榜样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与家庭在价值引导上的一致性与连续性。搭建家校榜样对话平台，旨在通过信息互通与行动协同，使榜样教育突破校园边界，在家庭日常生活场景中获得延续与深化，形成学校倡导、家庭回应的教育闭环。学校每学期可召开一次“榜样教育主题家长会”，向家长介绍学校榜样教育的主要内容与阶段性目标，同时邀请家长分享家庭中的榜样教育资源，形成家校之间的信息互通与价值共识。学校可定期发放“家庭榜样实践建议卡”，结合当前学校的学习主题，向家长提供简明实用的行动建议，例如“本周学校在讨论‘坚持’的品质，请您和孩子聊一聊您坚持最久的一件事”，以家常对话而非说教为形式特征，使榜样教育从学校延伸至家庭日常生活。

5. 结语

榜样教育是德育的重要内容，为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行为，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着重要作用，是实现教育立德树人总任务的有效抓手。小学生榜样偏好存在多样性、传统性、积极性以及矛盾性和表面性，以及在实践中出现知行脱节的现象。为有效发挥榜样的德育作用，需要通过构建多元类型榜样资源库；打造线下体验与线上延伸的融合传播矩阵；实施“知-情-意-行”四阶教学策略；搭建“从知到行”的脚手架；搭建家校榜样对话平台等措施，优化小学生的榜样偏好，有效地促进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等多个维度的成长，实现教育的立德树人目标。但本研究仅限武汉市单所小学，主要致力于揭示该校中高年级特定群体在访谈主题下的深层认知与内在逻辑，后续研究可通过扩大抽样学校范围与样本数量，进一步验证和拓展本研究的发现。

参考文献

- [1] 皮亚杰. 儿童的道德判断[M]. 傅统先, 陆有铨, 译.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
- [2] 王苗苗. 我国榜样教育发展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13.
- [3] 杨婷. 榜样教育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大学, 2010.
- [4] 张茹粉. 榜样教育的理性诉求[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5(2): 216-219.
- [5] 张国锋, 谢晓丽. 让榜样教育离孩子近一点, 再近一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政平小学家校社一体化榜样教育实践探索[J]. 人民教育, 2021(7): 39-42.
- [6] 陈向明. 扎根理论在中国教育研究中的运用探索[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 13(1): 2-15+188.

- [7] 宋萑, 吴健健. 我国中小学教师负担生成机制的质性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41(9): 16-37.
- [8] 科尔伯格. 道德发展心理学: 道德阶段的本质与确证[M]. 郭本禹, 等,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9] 皮亚杰, 英海尔德. 儿童心理学[M]. 吴福元,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10] 阿尔伯特·班杜拉. 社会学习理论[M]. 陈欣银, 李伯黍,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